

# 乔治·佩顿博士，《圣经翻译》，第 16 节， 回顾翻译问题和最佳实践

© 2025 George Payton 和 Ted Hildebrandt

我是乔治·佩顿博士，教授圣经翻译。这是第 16 节课，回顾翻译问题和最佳实践。

我现在想做的是回顾一下我们讨论过的一些问题，并将它们重新放在脑海中。我们提到了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探讨了成语、隐喻和未知的想法等不同的东西，我想回过头来继续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内容，这样我们就能明白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内容与我们刚刚讨论的内容有何关联，但它也会与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要讨论的内容相吻合。

所以，我们这次讨论的是翻译和交流方面的挑战。这是我们通过本系列所要交流内容的概述，我们不仅回顾了这些问题，还回顾了处理这些问题的一些最佳实践。我们记得，好的翻译有几个特质，第一个是它必须准确。它必须传达圣经文本的内容，这是我们认为的首要问题，但我们需要在使用正常、自然的语言和目标语言（文本被翻译成的语言）之间取得平衡。

必须让对方理解。如果对方不理解，我们是否翻译过？如果我用另一种语言跟你说话，你不会理解我在说什么，除非有人帮我翻译，说“哦，乔治用什么语言说的？”如果我们无法沟通，那么我们是否翻译过，或者我们翻译得好吗？接下来，我们为这个特定社区提供的翻译必须为该社区所接受。

他们必须喜欢这种语言。他们必须喜欢翻译的风格。他们必须对翻译的结果感到满意。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欣赏翻译的作品。我之前提到过坦桑尼亚有一种语言。他们有一本旧版的新约圣经，大约在 1900 年完成。

后来，另一家圣经机构（不是威克里夫）翻译了《旧约》并重译了《新约》，所以他们用了大约五六年的时间翻译了整本《圣经》，速度非常快。但人们不喜欢这个译本。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喜欢？我不知道，我们就是不喜欢。

所以，人们没有使用它。那么，他们是否做得很好？如果它被束之高阁，或者人们因为翻译的方式而不喜欢它，那么他们是否做得很好。所以这是一方面。它必须是可以接受的。

译文必须符合他们的期望。如果他们期望译文更接近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可能语言听起来更正式一些，也许这就是他们理解的经文的风格。如果你在亚洲（例如印度）工作，或者在穆斯林或印度教环境中工作，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可能期望语言水平高。

如果我们给他们的东西听起来像是青少年甚至儿童水平的东西，他们可能会拒绝，因为这不是他们所期望的。所以我们总是需要牢记人们的期望。它应该具有影响力。

它应该吸引他们并以强有力的方式与他们沟通。我们希望它是一款美观的产品，但又是一款有影响力的产品。正如我们所说，它必须符合他们的期望。

我们怎么知道的？这通常是在翻译项目开始时进行的讨论。你想要什么？我们如何帮助你满足基督教社区的需求？我们如何才能就此达成一致并记录下来，以便我们都能相互理解？今天在生物翻译圈中使用的术语是翻译简介。翻译简介只是一份文件，上面写着，这就是我们要翻译的方式，这就是目标受众，这就是将要翻译的人，这就是我们的期望。

因此，一开始就列出期望确实非常有帮助，这样你就能知道人们想要什么，这样你就可以给他们，你不会给他们，但你会帮助他们，与他们合作，形成他们想要的风格和语言的一切。所以我们有这些目标。正如我们所说，我们的目标是有效沟通。

因此，我们致力于提供准确、自然、清晰、可接受、有影响力且符合目标受众的翻译。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这些都是理想。这就是优质翻译。这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除了目标之外，它还是我们的衡量标准。这是我们完成翻译后要检查的内容。我们并不总是要等到翻译完全完成。

我们可以分阶段、一步一步地进行，这样我们就能知道我们想要的翻译风格、我们想要的脚注以及我们想要的页面布局风格。一切都可以先说清楚。我们找人测试，看看我们是否走在正确的轨道上。然后我们继续翻译过程。

我们讨论的另一件事是为什么圣经如此难翻译。为什么圣经翻译如此困难？我们还讨论了许多圣经翻译挑战。这一切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交流，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是隐秘的。它是不明确的。

我们不会说出我们能说的一切。语言的简洁性真的非常值得赞赏。所以如果我对你说，达拉斯队在周日赢得了比赛，我就会遗漏很多信息。

首先，达拉斯是什么？什么是比赛？你在说什么比赛？对吧？但如果你知道我在谈论牛仔队，那么你就知道我在谈论足球，你知道比赛是在周日进行的，你知道他们今年的赛季很糟糕，还有其他一切，好吗？好的。但我们都使用简洁的语言，因为它有助于沟通顺畅。它有助于以简洁的方式表达事物，而不会太冗长，也不会进行大量解释，因为如果你开始讲太多细节，人们就会开始失去兴趣。

所以，我们这样对别人说，他们也这样对我们说，我们在写作和语言的本质中也看到同样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本系列的前面谈到语言是一种交流，而圣经翻译是交流的一个子集。所以，我们用简短的方式说话，我们假设对方可以填补空白。

如果我跟我的朋友说达拉斯队周日输了，我假设他知道我们之前提到的一切，达拉斯队是一支足球队，而且是一支职业球队，等等。所以，我假设这个人可以填补空白。我假设对方知道我在说什么。

因此，我们分享了对美国文化、足球和球队细节的了解。我现在在达拉斯，我住在那里，所以如果我说达拉斯表现不佳，很可能我交谈的对象看过这场比赛，或者至少知道他们表现如何以及比分是多少。所以，我说达拉斯周日表现不错，其实是假设了很多事情。

我假设他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不需要全部解释清楚。因此，共享知识使我们的语言表达不明确。这种共享知识可以是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

这可能是情境问题；可能是我和另一个人之间的事，我们知道具体情况。所以如果我问我妻子，周五晚上怎么样，她说我必须工作，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人，她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但我们之前有过一次谈话，嘿，我们周五晚上能出去吃饭吗？我不知道，我得看看我是否必须工作，等等。

因此，我和其他人可能共享情境知识，或者说话者和听众，或者作者和读者可能共享情境知识。语言是共享语言；我们不仅说同一种语言，而且使用语言的方式也相似。我们还使用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语言惯例。

语言正在改变。我记得几年前我在拜欧拉教书，我去听了一场像才艺表演一样的音乐会。获胜的人是一位出色的吉他手。

所以第二天，我说，嘿，你觉得那个赢得才艺表演的人怎么样？我问了这些拜欧拉学生，他们说太荒谬了。我想，哇，这有点残酷。我们并没有共同的语言。

“荒谬”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他做得很好。好吧，语言会随着世代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你必须学习人们创造的所有新词，比如“亦敌亦友”和其他各种词。但语言的共同用法和语言的共同惯例是一致的。

文化。我们都来自同一种文化。我们了解文化价值观。

我们知道文化是我们所期望的。因此，我们期待某些反应。我们期待某些事情发生。

而且它是我们熟悉的。它是我们通过一生的体验直观地了解的。所以，语言是熟悉的和意料之中的。

所以我们都认同这一点。我们都有共同的世界观。世界观是我们通常不谈论的东西，但它是深刻而内在的，并且存在于该文化中的每个人身上。

而且我们有相似的价值观。因此，世界观是有价值的。世界观可以是对世界的正确认识以及我们如何看待世界。

在西方，我们对世界有着非常科学的看法，我们可以说，好吧，你把世界看作是五种感觉。我们知道还有其他东西存在，但我们对看不见的世界总体上有一个信仰体系吗？我认为没有。然而，其他文化的人对看不见的世界有着广泛的看法。

所以，我们的世界观存在差异，但我们都认同这一点。所以我们拥有关于许多不同主题、许多与我们群体相关的不同事物的百科全书知识。所以我们都认同这一点，而所有这些都使得语言变得隐晦和不明确。

那么，这与圣经翻译有什么关系？圣经中的人物拥有他们共同拥有的一切。我们不是圣经中的人物之一，所以我们不会分享所有这些信息。因此，当他们在圣经中交流时，他们是在与他们知识群体中的人交流，但我们没有。

因此，我们与新约时代相距 2000 年，与旧约时代相距更远。这是翻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由于我们没有共同的知识，我们无法像我们自己文化的人那样填补空白。

因此，当你制作一个直译版本来传达文本时，你会想，哦，好吧，每个人都会明白。问题是，是否有足够的信息让他们填补空白？这些空白不仅出现在直译中，而且出现在任何可能对阅读文本的人来说不够具体的翻译中。好的，继续，为了有效地传达圣经信息，我们努力填补圣经文本中沟通的空白，或者换个角度看，我们试图尽可能地消除沟通的所有障碍或障碍。

我们有意而积极地这样做，因为为什么？我们想要有效的沟通。因为圣经翻译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人类沟通工具。因此，我们希望进行有效的沟通，以便接

收翻译的人们能够参与其中，理解它，从中受益，并获得我们从我们的语言中获得的所有精神、情感和智力上的益处，以及人们历代从经文中获得的益处。

正如我所说，直译通常会保留这些空白，这会导致文本无法理解或不自然。我发现，当文本无法理解时，它通常就不自然。或者如果它不自然，通常它也无法理解。

因此，我们需要防范这种情况。在某些情况下，我在之前的演讲中举过例子，直译实际上可能会给出错误的含义。因此，我们希望进行符合人们期望的有效沟通，为此我们必须填补空白。

因此，通过消除这些障碍，我们让人们能够吸收和理解经文。很多时候，这是可能的。有时，沟通障碍是无法消除的，但大多数时候，是可以的。

我们怎么知道的？首先，从七十士译本开始，希伯来旧约圣经从希伯来语翻译成希腊语大约发生在公元前 250 年左右。好吗？或者从公元前 300 年到公元前 250 年，他们开始翻译。所以我们谈论的是2200多年的翻译历史，从希伯来语到希腊语，然后从希腊语到所有这些其他语言，多年来，成千上万种语言被翻译。

所以，是的，有效地翻译圣经是可能的。是的，打破一些障碍是可能的。这总是可能的吗？不一定，但大多数情况下，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有历史作为后盾来证明这一点。好吧，所以我们必须调整语言特征。希伯来语或希腊语的表达方式与我们今天的说话方式不同。

所以，我们重新表述了这句话。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添加文本中隐含的信息，以便人们能够将单词与所说的内容和实际含义联系起来。有时，听起来的意思和实际含义是有区别的。

好吧？但是，不可能通过在文本中添加内容或调整或改编文本来弥补所有差距。那么，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该怎么办？或者有时做不好。我们该如何处理呢？因此，我们现在进入最佳实践领域。

那么，我们如何提供信息而不将其放入文本中呢？首先，我们有所谓的副文本或文本之外的内容。因此，它是我们放入圣经、新约或整本圣经中的补充材料，但它不在文本本身中。比如什么？脚注。

我们添加了脚注，这可以解释文本中难以理解的内容，但人们读了脚注，就会说，哦，短语“硬起心肠”的意思就是这样。或者短语“洗净双手”的意思就是这样。因此，我们可以在文本中解释内容，有时，即使你让它更接近希腊文或希伯来文的形式，如果你能在某处解释它，这会特别有效。

如果你只进行直译而没有解释，那么到处都会有空白。所以如果你要进行直译或更进一步的翻译，让我这样说：基于形式的翻译，更接近希腊语或希伯来语形式，那么脚注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你几乎可以保证你会有空白。

如果有空白，人们还能读懂吗？如果他们必须如此努力才能理解，他们最终会放弃。想想你自己。我们中有多少人真的想读詹姆斯国王的圣经？听起来就像17世纪。

我们做不到。这太难了。所以，如果太费力，他们就不会。

脚注有助于减轻读者的负担。其次，词汇表。你可以有一个术语表。

你可以有关于圣殿、法利赛人和摩西五经等事物的词汇表。你可以有关于地点的词汇表。你可以有关于人物的词汇表。

您可以在脚注中添加参考资料；在词汇表中查看这个词。因此，将脚注与词汇表一起使用。有趣的是，我所谈论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有一种特定的翻译风格会不断发展。

我记得我们试图在脚注中进行交叉引用，参见词汇表中的 Temple。在语言中该怎么说？嗯，首先，你必须为词汇表发明一个词。所以我们说了新词。

因此，我们在后面的词汇表中标注了新词。在新词中如何表示“see the temple”？我们说的是在新词中查找“temple”这个词。因此，整个句子就成了我们进行交叉引用的标准方式。

现在，如果只是解释文本中的某些内容，那么您可以说“寺庙”一词的意思是人们向上帝献祭动物的地方，或者您想添加的任何内容。但是，如果您想要一个扩展的解释，那么您可以在脚注中说简短的内容，而您可以说在新词中寻找这个词。书籍介绍。

书的介绍非常有助于让人们有一个参考框架，将他们要阅读的内容放在这个参考框架上。我的一位同事和一群与她共事多年的人一起翻译《弥迦书》。后来她成为了一名顾问，直到他们翻译了这本书，然后她就《弥迦书》的含义为他们提供咨询。

她当时还在攻读《弥迦书》的博士学位。因此，她详细研究了《弥迦书》的结构、组织方式、修辞功能、上帝想通过《弥迦书》表达什么等等。所以他们仔细阅读并翻译了这本书，所有内容都翻译得非常正确。

她说，你明白弥迦在说什么吗？他们说，好吧，我们写了这个小介绍，他们读了介绍。她说，好吧，这是我在研究中发现的。这是一个法庭案件的例子，上帝正在对以色列国、北方的以色列和南方的犹大提出指控。就好像他把他们带到长老面前，在法庭上审判他们一样。

他正在审判她们，因为她们对他不忠，就像妻子对丈夫不忠一样。她们说，真的吗？除非你告诉我们，否则我们不会得到这个。他们说我们需要重写介绍。

于是，他们重写了引言。最后，引言长度只有两三页。但他们说，我们的人需要知道这一点。

当他们首先阅读导言时，这部分内容会帮助他们了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当你阅读《弥迦书》时，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写的。你也不知道是谁写的。

你不知道这本《弥迦书》的创作背景，不知道他们创作的动机是什么。你不知道作者希望人们做哪些不同的事情。当你直接阅读《弥迦书》时，你不会想到这些。

但是书本介绍可以做到这一点，以便提前沟通并为他们提供参考框架。我记得当我们用奥尔玛语翻译时，我们会收到这些书本介绍，它们很长，而且很专业。你会想，天哪，我们怎么才能把这本书的介绍翻译成奥尔玛语，让这些人能理解呢？结果，我的孩子们有一本 NIV 儿童学习圣经，里面有简短的书本介绍。

这些文字简洁明了，但也很完整。所以我说，嘿，我们可以把这些文字翻译成 Orma 来作为书的介绍吗？他们说，好的。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

这并不是说奥尔玛人是孩子。而是普通圣经中使用的语言非常非常难以翻译。因此可译性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得到了那些书的介绍。好的，交叉引用，正如我所说，正确的语法，就像在里面看到这个词一样，但是，当你想让他们查找另一节经文时，你会怎么做？你不能有 CF 罗马书 5:17。你会怎么做？所以我们必须想出一种方法来表达这一点，要么寻找，要么查看，要么搜索。然后，引用必须明确：罗马书 5:17 或对旧约的引用。

如果你在旧约中找到了参考资料，但没有旧约，你会怎么做？实际上，这真的很难。是的，所以交叉引用可以帮助他们，然后他们可以进行比较。因为如果你在马可福音中有一段经文，而这一段经文也反映在其他对观福音书中，比如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那么你可以说，在这里看马太福音，在那里看路加福音。

这是很有帮助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经文。这可以在脚注中完成。有时，它会在章节标题下完成，其中有马可福音的段落，然后在章节标题下的括号中，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段落，反之亦然。

再次，章节标题。章节标题是另一个有用的工具。章节标题非常棘手。

我看了英文圣经，并翻阅了《使徒行传》，看到其中一节说，在以弗所。抱歉，是在以弗所。这对接下来的经文有什么启示？实际上，没有太多启示。

我没有从该章节标题中得到太多信息。但问题是，该章节标题是否能让他们为接下来的内容做好准备？保罗访问了出埃及记。类似这样的内容会更有说服力。

因此，我们需要具有交流性的章节标题。另外，章节标题的语法是什么？在英语中，我们经常说，保罗来访，或保罗正在来访，或保罗...是的。因此，我们将其置于现在时。在 Orma，他们更喜欢将其置于过去时。

保罗在以弗所参观了出埃及记。同样，这些事情你不会想到，但我们必须使用与翻译文本相同的翻译原则来产生副文本信息。因此，翻译圣经的一部分就是翻译人们填补空白所需的副文本信息。

你可以使用图片。通常我们不会在圣经里放图片。可以是背景图片、圣殿图片、耶路撒冷图片、动物图片，诸如此类。

地图。地图是可以的。这取决于人们在思考世界时是否会想到鸟瞰图，以及地图如何与他们从地面看到的现实联系起来，并以此方式环顾四周。

所以，你必须要看地图，这是人们想要的好东西吗？所以这些只是一些副文本信息。可能还有其他信息。除了副文本信息外，我们还有一整类材料，称为圣经参与材料。

这些是圣经之外的补充材料，是新约或整本圣经中没有的内容，它们有助于向人们介绍圣经，并让人们参与圣经。这些都是你我从小就接触的东西，我们甚至都没有想过。比如什么？比如小册子、儿童圣经故事和易读材料。

总得有人来制作这些书。因此，在翻译项目的同时制作这些书会增强人们对圣经的理解和兴趣。这会吸引人们，使他们能够与经文互动。

昨天我在教堂，牧师正在谈论如何吸引人们阅读圣经。他说，所以我要再说一遍，即使你厌倦了我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句话。美国的每一位牧师都在努力让人们阅读圣经。

圣经互动材料可以吸引他们，让他们对阅读圣经文本产生兴趣。音乐、歌曲。你记得约翰·卫斯理是一位传教士。

他的兄弟查尔斯·韦斯利是一位作曲家。我们的上帝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在早年，当人们不读书的时候，我们唱着我们的神学。

所以，这首歌的神学教导了我们关于圣经的知识。查尔斯告诉约翰的另一件事是，200年后，没有人会记得你的布道，但每个人都会记得我的歌曲。他是对的。

那么，他生活在19世纪吗？我们今天仍在唱他的歌。因此，音乐是另一种我们可以鼓励人们创作的圣经参与工具，可以增强他们对圣经的了解和兴趣。音频文件。

您可以将圣经保存在音频文件中。我从未想过这一点，但如果您在公共广播中播放有关圣经的播客或广播片段，情况会怎样？这可能是关于圣经的讨论。这可能是一种解释。

它可能只是当地语言的经文。可能性很多。有一款名为“圣经应用阅读器”的应用程序，如果您的手机上有当地语言的文本，它会读给您听，并在读到单词时突出显示。

所以这是另一种让人们参与的方式，圣经应用程序阅读器。视频。耶稣电影就是其中之一。

人们制作了各种各样有关圣经内容、圣经主题和圣经故事的视频。戏剧。你不仅可以制作视频，还可以进行现场表演，演绎圣经中的场景。

舞蹈。舞蹈和音乐是相辅相成的。通常，这些艺术形式，如戏剧、舞蹈、音乐和歌唱，并不相互排斥。

它们都发生在类似的活动。所以如果你在唱歌，你也在跳舞，你也会说一些话或类似的东西。所以其他文化把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

他们会自己坐着听音乐吗？他们现在会这样做，因为我们有录音。如果你想让人们阅读圣经，就把它录成音频，并在其中穿插基督教歌曲，你的音频就会卖光。艺术品。

我们见过多少次这样的艺术作品？尤其是在中世纪。记住，中世纪的人不一定是博览群书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有圣经场景的画作。

然后这些画就讲述了这个故事。所以，米开朗基罗画的西斯廷教堂是整个圣经，从房间的一端到另一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把整个教堂画成了一个巨大的圣经故事图画。

所以这是另一种艺术作品的例子。这种文化中可能存在艺术作品。也可能不存在。

我不知道。但这些都只是我们可以制作的不同东西的想法，以增强人们对圣经的理解。其他东西，易读的书。

联合圣经公会制作了一系列读物，这些读物会采用简单的语言来讲述圣经故事，然后逐渐提高材料的阅读水平。这是其中一件事。识字课。

在教堂里开设识字班可以帮助人们学会阅读。然后，当他们学会阅读时，他们就会学会如何阅读圣经。这些事情是可以做到的。

圣经研究。为什么不呢？圣经研究是圣经活动的一种。所以你有一个写好的圣经研究材料，然后小组可以聚在一起，一起研究圣经。

在一些地方，人们可能不像以前那样识字，但你仍然可以播放一段特定段落的录音，然后坐下来讨论它。这些聆听小组非常非常受欢迎，即使在圣经刚出现的地方，甚至在人们还不是基督徒的地方也是如此。因此，在为一群穆斯林或一群印度教徒播放这段音频时，他们可以坐下来以安全的方式阅读圣经，而不会被视作背叛他们的人民、背叛他们的文化和背叛他们的宗教的人。

你可以有关于圣经文化的书。你可以有一本带图片的书。这是圣殿，然后你可以对圣殿进行解释。

这是祭坛的样子，这是他们对祭坛的布置。这是骆驼的样子。所以，你可以有这些独立的小册子，人们可以与它们互动。

现在，一切都数字化了，你甚至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手机上。哈利路亚。但无论如何，这都需要发生，对吧？这些圣经互动中的每一个都针对的是文化中的特定子群体，即该社区中的特定目标受众。

可能是成年人，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男人和父亲。

它可以是母亲和女性。它可以是基督徒。它也可以面向非信徒。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你为什么需要制作这件作品。你要用它做什么？它是给谁看的？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专门为这些人使用我们的圣经互动材料。包括我们在内的每种文化都需要圣经互动材料，以便有效地与圣经内容互动，尤其是那些还没有接触到圣经的人，尤其是未接触到圣经的人群。它需要成为整个圣经翻译项目的一部分。

这必须是精神的一部分。早些年，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考虑过圣经的参与。我们考虑的是如何完成圣经。

当我在 ORMA 工作时，我的目标是将圣经翻译成 ORMA。当时只有我和我的妻子。我的妻子负责照顾家庭，所以基本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因此，如果我要在《圣经》参与和《圣经》之间做出选择，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圣经》优先。但现在，国际圣经机构 FOBI 发表了一份声明，称人们需要《圣经》参与材料。他们需要口译。

他们需要音频。他们需要视觉效果。这应该是每个翻译程序的一部分。

所以这在世界各地的圣经翻译圈中很常见。所以你可能会问，到目前为止，你们制作了哪些圣经互动材料？嗯，我们已经做了 X、Y 和 Z。或者他们可能会说，你知道，我们还没有机会，但我们真的想为这群人做这件事，为那些人做

那件事。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文本加上副文本加上圣经互动对于更全面、更完整地理解圣经是必要的，以填补我们在翻译圣经时遇到的沟通空白。

你应该什么时候制作这些圣经参与材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所以，计划一下时间。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未接触到福音的人群中，你可能在翻译开始之前就制作圣经参与材料。

我了解到一个项目。SAL 团队前往亚洲的这个特定地区工作，那里已经有人在从事翻译工作。所以，他们说，太好了，我们会帮助那个人。

而那个人其实并不想要帮助。好吧，他们已经在那里待了 X 年，一两年，学习语言和一切。但现在他们没有参与新约的翻译。

于是他们说，好吧，我们来研究一下《旧约》。不幸的是，另一个机构正在做这件事。他们说，我们有人手，谢谢，但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

所以，他们实际上不被允许参与其中。天哪，我们该怎么办？他们还和与他们一起工作的翻译人员交谈。他们想，好吧，也许我们应该做一些圣经参与的事情。

因此，他们有了《新约》中产生的文本。但人们还没有接触过它。他们没有；它太陌生、太奇怪了。

所以，我看了他们用传统音乐风格演唱的这首歌的视频。它就像一首颂歌，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耶稣的。

他们不仅唱歌，还有一种特殊的舞蹈方式。人们排成一排，一边跳舞，一边唱歌，歌唱着我们拥有的这位伟大的君王，荣耀之王，他来拯救我们，这位君王想要帮助我们，想要祝福我们。当人们听到这些时，你谈论的这位君王是谁？你在歌中提到的这位耶稣是谁？这吸引了他们。

然后他们就感兴趣了，你从哪里得到这个？好吧，我们从圣经里得到它。它把他们联系起来。然后，教会开始因为圣经参与的材料而腾飞。

因此，对于圣经的参与，没有时间去做。有时人们还没有准备好。但这必须是我们有意计划要做的事情。

而且这必须是我们有意为之的事情。“意向性”是我最喜欢的词之一。除非我把它列入待办事项清单，否则我的生活中什么也不会发生。

如果某件事在我的待办事项清单上，那么在某个时间点，我会去做，因为我看到它贴在墙上。看到那张便签，我就会想，天哪，我还没做呢。这必须是有目的的，必须付诸行动。

必须坚持到底。但我们不想仅仅因为应该这样做就这么做。我们想这么做是因为我们重视副文本和圣经参与材料对上帝向人们传达的信息的贡献，这样上帝就可以直接与他们交谈。

这就是全部。不仅要用目标语言进行有效沟通，还要让上帝能够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直接与人们交谈，以一种有影响力的方式，以一种吸引他们的方式，这样他们的生活就会改变，然后他们就可以与上帝建立更深刻、更亲密的关系。

我是乔治·佩顿博士，教授圣经翻译。这是第 16 节课，回顾翻译问题和最佳实践。